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八

竟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三

云何温堂事

爾時薄伽梵在曠野林中竟八苾芻造温堂事同

浴室於中別者如世尊言事未了者應可令

諸苾芻相助營作時諸苾芻於温堂處助其

營作共昇材木安置梁棟匠人在下遙共持

舉移木之時苾芻手脫大木隨落打匠人頭

因此致死時諸苾芻心生追悔作如是言諸

具壽此乞食人多事營為強作辛苦緣此營

作打殺匠人豈非我等犯波羅市迦耶以此

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無犯然諸苾

芻不應輒舉力不禁物必有事緣須移轉者

應問著俗人眾共扶舉若舉若放相告同時

若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言苾芻

不應輒移重物力不禁者諸苾芻不知齊同

是應舉物佛言若俗人一擔之重苾芻應分

兩人違者得越法罪是謂温堂事

云何黑迦留陀夷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

時具壽黑迦留陀夷教化旃荼女人令生敬
信爲受三歸并五學處時彼女人頂禮足已
請言聖者若有藥食資緣闕乏我皆奉施時
迦留陀夷不肯爲受告女人曰大妹世尊之
教普利爲首我今意欲饒益多人女人白言
聖者若不見許受我所請我今欲爲聖者敷
設妙座每乞食來常於此坐食訖而去答言
可爾常於日日就彼坐食食已便去時迦留
陀夷別有因緣須詣他處便作是念我今宜
往報妹令知即便詣被告言大妹我今欲往

人間遊行汝自將愛白言聖者幸可早歸勿
於他處久爲留滯令我愁憶告已還逝多林
將欲行去爾時世尊欲人間遊行命具壽阿
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我欲人間遊行乃至
廣說時阿難陀告諸苾芻曰諸大德世尊今
欲人間遊行若諸大德樂欲行者應可料理
衣服時迦留陀夷聞斯語已作如是念隨佛
行者有十八種利益一無王怖二無賊怖三
無水怖四無火怖五無敵國怖六無師子虎
狼惡獸等怖七無關塞怖八無津稅怖九無

闕防援怖十無人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
時時間得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見大
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妙法十七共
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時迦留陀夷念曰隨
佛多益我今宜應從佛行化即便不去時旃
荼舍有別女人誕生一息是時旃荼告別女
曰汝可洗浴孩兒以新白氎嚴飾其身置仙
人座上令兒長命彼便依教置於座中時迦
留陀夷乞得食已詣旃荼舍然阿羅漢不預
觀察聖智不行便於舊座放身而坐時孩兒

母忙怖告曰聖者座有孩兒彼便急起兒已
命絕其母見已即便號哭時迦留陀夷報言
大妹汝勿啼哭汝之孩兒植短命業如世尊
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然我今者理應啼泣
雖得阿羅漢果不善觀察大師世尊以我爲
緣於諸弟子當制學處以此因緣告諸苾芻
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迦留陀夷無犯然
諸苾芻往俗舍中不善觀座不應輒坐不觀
而坐得越法罪是名迦留陀夷事
云何施醋二緣事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

於此城中有二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是時二人共爲知友得意相親於後漸漸二俱貧悴二人議曰昔日富樂今時貧苦何用活爲我今宜可俱共出家便於善說法律之中剃除鬚髮修出離行後於異時一人染患一相看待其病漸羸不能復起便問病者曰具壽在俗之日曾病若不報言曾有問曰何藥對治答言曾飲鹽醋若爾今者何不飲之答言我飲彼即爲覓鹽醋與之今飲飲已便死時彼苾芻因生追悔將非我與不相宜藥令

彼命過犯他勝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問醫人不應輒與病人藥服若無醫人應問苾芻曾是醫者此若無者應問曾與醫人爲知識者此若無者應問曾遭病人此若無者應問耆舊苾芻若苾芻不問醫人乃至耆舊輒以自意與病人藥得越法罪時諸苾芻共生疑念俱往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彼病苾芻醋先是藥今服便死佛言彼昔在家是痰癘病今是風熱由此緣故昔藥今非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彼摩揭陀影勝王得見諦已與八萬諸天并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無量百千衆俱時影勝王於王舍城擊鼓宣令普告王城及外來者諸人當知於我國中居住之者不應作賊若作賊者當遠

竟八

流擯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填

爾時世尊爲勝光王說少年經令生信已時勝光王於憍薩羅國擊鼓宣令普告城邑及四方客曰諸人當知於我國中現居住者不應作賊若作賊者當斷其命所失之直我以

庫物而用酬填于時摩揭陀及憍薩羅兩境之賊聞斯令已咸悉投彼二國中間隨處而住時二國人皆共聞知多有賊徒在兩界中群聚而住邀諸商旅劫物殺人時摩揭陀有諸商人欲往憍薩羅國聞此事已遂多覓防援人持諸賄貨隨路而去過摩揭國界入憍薩羅境是時商人告諸人曰仁等當知我聞憍薩羅勝光王雄猛暴烈我設遭賊能以庫物共相酬補此防援人可放歸去時防援人告別而返時諸賊侶於其要路安伺候人時

伺候人見諸防護悉皆去已報賊徒曰援人已去君等宜行入商旅中奪其財物是時諸賊於險林中便破商旅或斷其命或傷支體或有逃走往至室羅伐城塵土空身便詣王所白言大王我等商人今至王國賄物皆失

堯八

五

王曰何意白言大王於王國境被賊劫奪時勝光王即便勅語毗盧宅迦太子曰汝可急往擒彼賊徒并所盜物太子既奉勅已嚴整四兵象馬車步於險要處尋知賊徒時彼群賊不覺兵至於一林中共分財物于時太子掩其不備或有當時斬殺或有逃竄林野餘所擒獲得六十人賊既破已太子便將六十賊徒并所得物送至王所致敬已白大王曰此是賊徒并所盜物王問賊曰爾豈不聞我宣教令若作賊者當斷其命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填賊言並聞王曰汝若聞者何因作賊奪彼商人白言大王若不作賊貧窮不活王曰若爾但取其物何故殺人白言欲令其怖是故須殺王曰若爾我今有法令汝恐怖曾所未見今日見之王性暴虐勅大臣

曰今可將此賊徒至彼屠所斬其手足被賊
商客以我庫物而用酬填大臣奉教將諸賊
侶往至屍林斬其手足所盜之物依數酬與
如世尊說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於自他損惱
自他安樂應善觀察何以故汝諸苾芻自他
損惱自他安樂斯等皆是可厭離處
時諸苾芻憶持佛語爲生厭故多往屍林時
有諸苾芻尼亦詣屍林見諸群賊手足皆斷
時有一人亦在屍林共觀諸群賊作如是語
若有好心愍斯苦者可以鹽醋與之令飲於

此死已當更受生飲母新乳時諸苾芻尼中
有一苾芻尼名曰圓滿羸壯愚直聞此語已
便作是念我於善說法律之中得爲出家云
何我今捨斯福聚我今宜可求覓鹽醋而施
與之時苾芻尼俱還住處圓滿獨詣城中求
得鹽醋滿一大^{竟八}坂并瓦甌六十持還賊所時
彼諸賊爲苦嬰纏飢渴所逼求活無路見苾
芻尼便作是語善哉聖者我爲渴逼願以坂
水見相救濟時苾芻尼作求福心先與甌已
次行鹽醋人皆滿器得已便飲皆悉命終時

苾芻尼暮方還寺寺門已閉即便扣喚寺尼
問曰扣門者誰報言我是圓滿問言汝今何
故日暮方還報言姊妹隨喜姊妹隨喜諸苾
芻尼問曰汝作何事為得阿羅漢果為得不
還一來預流果耶或為僧伽造住處耶或為
僧伽求得飲食妙衣服耶報言姊妹仁等更
無所作唯求飲食衣服苾芻尼問曰此皆無
者汝作何事圓滿報曰仁等於屍林處豈不
見彼斬手截足六十人乎答言我見圓滿曰
我為教化多得鹽醋人各飽飲悉已命終於

當生處飲母新乳諸苾芻尼聞而告曰癡人
以他勝罪填滿腹中而令我等共生隨喜於
時圓滿聞已追悔便作是念將非我犯他勝
罪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
此苾芻尼無犯若有故心令他死者得他勝
罪然諸苾芻尼不應於病人處而與其醋令
飲命終應作是心此之病人由斯藥故令得
早差者無犯若苾芻苾芻尼作如是念由此
藥故彼當命終若因死者得他勝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大目連將

十七衆童子與其出家并授圓具以鄔波離
爲首此十七人若有一人爲知事者彼之十
六盡皆相助彼於異時有法事起通夜誦經
是十七人共來檢校復於別日僧伽有浴室
事起彼亦詳來共相借助復於別日中有一
人合知寺事即於是日莊嚴寺宇時知事人
專心看守中有一人作如是念我困且眠彼
十六人豈可不能守護時十六人各生是念
我困且眠其十六人並皆熟睡惟有一知事
者通夜檢校不得眠睡既至天明屏燈樹開

寺門掃灑房庭觀水淨不瞻日時候敷設牀
座宰堵波處燒香普熏於寺上閣便鳴犍推
時十六人聞犍推聲方始眠覺各各從房持
鉢而出見彼一人周憚馳走檢校寺事時十
六人共相謂曰諸具壽豈無一人助斯營作
時有一人作如是語我生是念我困且眠餘
十六人豈可不能檢校諸人悉皆作如是語
詳聞此已共相謂曰此之一人於我等處凡
有所作常爲先首我不相助彼定生瞋我等
食竟從乞歡喜食已詳至其所俱共懺摩其

少年者即便禮足若老大者手撫其肩告言
具壽汝可容恕時彼默然而不應對有親友
者以指擊捱彼笑而告曰施喜施喜諸人各
念此好方便若一若二乃至諸人悉共擊捱
時彼風氣上衝即便命殞諸人見死悲號大
哭時諸苾芻恠而問之何謂汝今共聚啼哭
彼便報曰大德我曹昔日有十七衆今但十
六寧不悲啼又我得意同梵行死有愛別離
苦復有他勝罪云何得不悲惱時諸苾芻聞
已而去彼十六人各在一邊懷憂而住有餘

苾芻知其同伴擊捱致死見而責曰具壽汝
十七衆如燒草火疾然疾滅或時戲樂或復
憂愁彼爲憂火燎心雖聞此語竟不酬對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諸苾芻無殺心故
無犯然諸苾芻不應相擊捱若擊捱者得越
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去此不遠有一聚
落彼有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有淨信心
意樂賢善彼爲僧伽造一住處其狀高大有
妙石門廊宇周環悉皆嚴飾見者歡喜於此

住處請六十苾芻夏安居竟作隨意事已任緣而去時彼施主見寺空虛令人守護恐有賊徒盜牀褥等復有六十苾芻人間遊行屆斯聚落求覓停處時有一人報苾芻曰聖者何不住寺報言賢首何處有寺答曰村外林中有好住處苾芻便往見守護人彼遙見已告言善來即給與房舍牀褥被枕及小坐牀并三拒木告言聖者可先濾水我今暫往白長者知告長者曰仁今福德倍更增長有六十客苾芻來至寺所長者聞已驚喜交集報

家人曰汝等可取酥蜜沙糖石榴石蜜蒲萄胡椒乾薑菓菱堪作非時漿物持往寺中有客僧伽來至住處欲作非時漿令其飽飲家人聞已如所處分咸將至寺時諸苾芻既濾水已各任威儀隨處而住是時長者便往寺中遙見苾芻如蓮華叢充滿寺內倍益信心深加歸向說伽陀曰
若村若林中 若高若下處 衆僧居住者 今生愛樂心
作非時漿調和既訖自手授與諸苾芻衆飽

飲漿已爾時長者禮衆僧足自執香鑪引諸
僧衆出繞制底還歸住處在上座前長跪而
住上座爲說法要長者白言明日中時唯願
聖衆就我宅中哀受微供苾芻許之禮足而
去彼於明日辦諸美膳供養衆僧衆僧食已
爲其呪願方歸住處復於中後設非時漿既
澡漱已長者手執香鑪於上座前白大衆曰
聖者此之住處我不爲身亦不爲親屬然本
意者但爲四方僧伽造立願見哀愍於此夏
安居諸苾芻告長者曰世尊法王今現住在

室羅伐城於時時中聞說授記某甲苾芻證
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勝鬘
夫人仙授世王毗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門
等並皆敬信我等往彼若法若食皆同受用
我等欲往長者白言受法義利惟仁所知衣
食資身我願供給幸可留心於此停住四事
供養當無闕之上座告言諸具壽如世尊說
若其施主有敬信者應須悲愍增長信心我
今欲於此住既作留意即便於此內外觀察
遂見香華滿樹美菓盈枝清沼茂林皆可愛

樂上座告曰諸具壽今此住處華菓豐盈若前安居菓實未熟我等宜可作後安居既籌議已遂後安居時彼長者惟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隨意事訖於此而住時有迦栗底迦賊共相議曰我等當作何業於一歲中不假劬勞衣食豐足有作是說我等宜應偷苾芻物餘賊報曰彼一日中過百門閭辛苦乞索僅得充軀彼何所有中有一賊諳委苾芻告

諸人曰汝等不知彼大有物所以知有此造寺長者信心淳善惟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若不信者可共親觀諸人報曰若爾汝可先行我當後去報言善好即便整理衣服緩步從容口誦伽陀旋行制底便入寺內時門首有莫訶羅苾芻賊見禮足而問聖者此是誰寺房宇莊嚴令人愛樂願生天者是其梯墜苾芻報言賢首是某長者之所興建

問言聖者此是毗訶羅爲是毗伽多苾芻問
曰何謂毗訶羅何謂毗伽多報曰若資具充
滿是毗訶羅所須闕乏是毗伽多苾芻報曰
賢首若如是者此是毗訶羅非毗伽多於此
住處資產豐盈受用具足賊便報曰聖者若
足飯者不應食土若足衣者不應著樹皮仁
之衣服應有多少時莫訶羅稟性愚直便攜
賊手共進房中報言汝觀架上衣物多少問
言聖者此是仁物爲僧物耶報言賢首是我
私物問言聖者仁是上座爲是法師報言賢

首我非上座亦非法師我是求寂居僧之下
報曰仁所有物我已知之然於衆庫有貯積
不報言賢首我居最下尚什物豐足何況僧
中報言聖者大衆厨內煑食之物爲用瓦器
爲銅釜耶苾芻即便將示庫屋告言於此庫
中充滿銅器既知此已賊便欲出報言聖者
向來廢仁善品妨我生業今且辭去後更伸
禮報言善賊乃禮足而去詣諸賊所告曰我
於彼寺親已觀察財物豐贍如富商客宜可
偷取中有一人告諸賊曰我曾聞說有六十

人善閑弓矢於此出家不可造次輒為偷劫
若眾集聽經方可入寺諸人問曰不知何日
當欲誦經其請委人告諸賊曰八日已過月
半當誦即便屈指數日而住至十五日上座
自說波羅底木义為長淨已令誦經者陞師

竟八

十二

子座纔誦伽陀曰

佛在給園中 能斷一切惑 諸根皆寂定
告眾如是言 我於人天眾 宣示微妙法
聞已如說行 得盡苦邊際
于時賊徒扣門而喚苾芻問曰汝是何人報

言聖者我是善男子時諸苾芻便作是念或
聚落人來此聽法我為開門其門既開賊徒
競入爭取財物苾芻告曰汝向報言是善男
子今來入寺便竊我財賊便報言聖者我有
二名在外名善男子入寺名劫賊苾芻告曰
作汝名者非是好人偷得物已即便出寺時
諸苾芻既遭賊已共相議曰諸具壽如世尊
說凡擊乳者不應令盡今此長者若見遭賊
出物供寺復與我等定當傾竭宜往室羅伐
城同梵行處求覓衣服曰我等形露如何涉

途一人告曰晝入草叢夜當涉路不白衣者
於是便行漸至室羅伐城彼諸苾芻初夜後
夜警覺思惟勤修善品見露形者來至門前
惴惴顧望彼諸苾芻遙問之曰汝等露形拔
髮之輩因何至斯此是毗訶羅非汝住處答
言具壽我是苾芻非露形外道卷八復問曰豈有
如是形相苾芻答曰被賊偷劫問曰汝名何
等答曰我名佛護法護僧護等彼便答曰善
來善來具壽即爲開門彼便入寺或以三衣
或以二裙或僧脚崎或漉水羅或鉢腰條隨

其所有皆共周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凡於夜中未善諳識不應輒與開門可問種
族名字若體悉者方爲開門然誦經時應令
苾芻而爲守護若知賊至應現驚怖作叱喝
相勿與開門作如是語將捷推來并及推拏
時輪僧伽胝七條五條衣袋搭鈎條索等物
來聞是語聲賊便驚去若衆首上座所有行
法我今制之凡欲衆集誦經之時上座應問
知事人曰門已閉未寺內徧看不差守護人
未請誦經人未大小行處並掃拭未若衆上

座如前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爾時給孤獨園舊住苾芻告被賊苾芻曰諸具壽我等隨有多少衣鉢共相分給猶未賙瞻然被賊之處造寺長者信心淳厚宜應往彼重與相見必以衣服共相濟給聞此語已便共籌議諸具壽同梵行者善哉此說然我等輩前來忽遽不白長者今可更去告彼令知或容見濟多少衣服即便至長者處長者見已禮而問曰聖者何不相告遂即他行苾芻報曰長者如世尊說夫擊乳者應留少許

當時我等作如是念寺今遭賊長者見已出

物供寺復給我等必致傾竭恐相惱觸故不白知便往室羅伐城於同梵行處求覓衣服長者白言聖者寺中遭賊豈我家內亦遭賊耶善哉聖者為哀愍我重來相見既倍生恭敬人別各奉十三資具彼賊聞已十四還復重來便於夜中誦經之時扣門而喚時諸苾芻知是賊至共相告曰諸具壽昔時矯賊今更再來宜依佛教作大驚叱莫與開門即便高聲唱言急將捷推推棒時輪僧伽胝七條五條

衣袋搭鉤條索物來諸賊聞已便大驚惶奔
走而散時有諸天說伽陀曰

兩足牟尼能說教 令諸弟子恐怖賊

口出驚喚善防身 五百群寇皆奔散

時諸悉苾芻者告賊伴曰仁等何故輒自驚

走賊徒答曰汝豈不聞有六十人出家皆善

弓矢如何我等不奔走耶然而我輩先不曾

聞捷推棒等如是器仗必當相殺彼便答曰

此等皆非是實器仗諸賊問曰此是何物報

曰捷推木鳴以集僧棒椎是打捷推物時輪

用觀日影僧伽臆等及以條索是衣服所須
袋擬盛貯三衣搭鉤開門之鑰我等不應驚
怖還可共偷于時群賊悉皆覆去彼有賊帥
登梯而上是時寺內有莫訶羅苾芻為守護
者見彼陞梯便作是念此之頑賊劫我衣鉢
令使露形今若縱捨還令我等露形而住我
當與彼現恐怖相即便徐行取捷推木打賊
頭上賊被木打落梯而死莫訶羅即便大喚
有賊有賊時諸苾芻便廢聽經爭陞上閣問
言賊在何處莫訶羅報曰於此寺邊陞梯而

上我示驚怖並已逃奔諸人報曰令賊逃奔斯爲甚善天曉開門尋賊上處便見賊頭流血而死衆既見已各懷驚怖共相告曰前非遭賊今是遭賊由打殺人遂令我輩犯他勝罪時諸苾芻便生追悔以緣白佛佛言汝等無犯然諸苾芻不應作如是心打彼身上其所擲物可在傍邊或於背後欲令恐怖作驚呼聲若苾芻作如是心打彼身者得越法罪云何老苾芻佛在室羅伐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爲妻後誕一男

年漸長大是時長者資財損失親族乖離其妻既亡便告子曰我今衰老不復能知家中事業我欲別汝情希出家子白父曰若如是者我亦出家父報子曰斯亦善哉遂即父子相隨詣給孤園中至一苾芻處既禮足已白言聖者我欲出家苾芻問曰豈此童子亦願出家答言亦願問無障難俱與出家佛教常式老者受利小者知事是時父子二人常被驅役子白父曰我被衆欺常令作務爲無學業今可共往他方受習經典父言善哉與汝

同去所到之處爲其年小還被驅馳即令知
事子白父曰室羅伐城雖令知事然法主世
尊親在於彼於時時中聞說授記某甲苾芻
證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勝
鬘夫人仙授世主毗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
門等並皆敬信我等至彼若法若食皆同受
用今欲還彼便棄餘方至室羅伐欲到住處
午時旣逼聞捷椎聲便報父曰捷椎聲促宜
應急往父老疲困不能速行其子強推令其
進路子作是念推行有益復更強推是時老

父面覆於地塵土滿口因即命終子見父死
遂大號哭置之路左持其衣鉢往逝多林諸
苾芻見告言善來莫訶羅子汝之老父今在
何處彼便啼哭苾芻問曰具壽何故啼泣報
言我父已死諸苾芻告曰具壽諸行無常是
生滅法汝於善說法律捨家出家當自我抑
勿生憂苦報言我推父倒地因即命終當我
殺父苾芻報曰如汝所言深合啼哭一得無
間罪二得波羅市迦在阿鼻地獄長時受苦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無有犯然諸苾

芻不應在行路中有困乏者強推令去我今
爲諸行路苾芻制其行法若道行時見疲極
者當與按摩解勞爲擎衣鉢及諸資具能去
者善若不能去者當可先行至住處已灑鉢
請葉觀察無蟲可爲請食不能來者持食往
迎勿令絕食若在非時送非時漿道行苾芻
如我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卷八

十七

時諸苾芻悉皆有疑俱往白佛言世尊何因
緣故彼莫訶羅子斷父命根非無間罪亦非
波羅市迦佛言汝諸苾芻此人非但今日殺

父無罪於往昔時已曾殺父不得重罪汝等
應聽於過去世一聚落中有浣衣人惟有一
子年漸長大時聚落中有大節會時人多並
洗濯衣服是時父子多得垢衣父告子曰既
洗多衣不能歸食汝可持飯向彼池邊子於
後時持食而去父既食已告其子曰汝當浣
衣我困且眠即便睡著然父頭上無髮多有
蚊蟲來咬其頂子浣衣已來至父邊見其頭
上多有蚊蚋即便爲拂蚊子貪血打去還來
怒而言曰今我存在豈使蚊蟲飲我父血將

浣衣棒以打蚊蟲蚊雖散飛父頭遂破因而命絕于時有天說伽陀曰

寧與智者為怨惡 不共愚人結親友

猶如癡子拂蚊蟲 棒打父頭因命過

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彼時浣衣老人者即莫

訶羅是彼時子者即推父苾芻是往時雖復

殺父非無間罪今時亦爾雖斷父命非無間

罪不犯波羅市迦又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

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八

音釋

搥郎聲切殞于殞切擗戶圭切聲牛古候切崎取取切

澆舍奏切擗盧谷切叱叱昌切聲牛古候切崎取取切

澆舍奏切擗盧谷切叱叱昌切聲牛古候切崎取取切